

雙城記 何冀平

首席公寓

我喜歡老房子，愈老愈有味道。那年在中山大學講學，校方有兩個駐地讓我選，一個是招待外賓的新式大樓，一個是一棟老房子。綠蔭中一個兩層小別墅，紅磚黑頂，一看外表就知道是昔日建築，我當然選這個。講完課，學生會主席陪我參觀校園，然後送我入住。他問我，一個人行嗎，要不要找人陪？這棟樓一般不設看更。我馬上說「行」。小樓叫做「黑石屋」，是一百七十多年前，美國教會黑石夫人送給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的禮物，百年來頗有故事。黑石屋尚未大裝修，基本都是原貌，地板是黑紫色的，牆壁是原木的，我選二層一間房，不像是主人房應是客房。那晚，偌大一棟樓只有我一個住客。夜晚起了風，大風吹動周圍的松樹古柏，樹影在我的床上晃動。我睡不着，聽着屋外呼嘯的風聲，想像當年宋慶齡被隱藏在這座小樓裡，躲避叛亂的追兵的情景，真是難得的體驗。朋友們知道我喜歡老建築，尤其是上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房子，每次到埠，都會帶我到處找老房子。這次剛到上海，就告訴我一處老房子剛剛對外營業。我們來到永樂路82號。一棟中型三層建築，白石壁窄木窗，高低有型。門口牌標：徐匯區不可移動文物「首席公寓酒

店」，建於1932年，法國建築師拉法爾設計，是舊上海杜月笙、黃金榮、金廷孫三人合股三鑫公司的辦公地。車開進大門，馬上有着長衫戴巴拿馬帽的侍應上來開車門，進門左手是一個小庭院，放着幾組桌椅供人喝咖啡，一架古舊洋車十分醒目。走進大廳，氣派不凡，玻璃屏的柵欄，旋轉烏木樓梯，舊式電梯、照相機、留聲機。不卑不亢的侍應引我們上到二樓包房。一張寬闊大圓枱，一組沙發椅，都是舊時風貌，木質壁爐上，擺放着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擺設，整間屋都散發着舊時味道，令人傾倒。喝過熱龍井茶，大圓枱上已經放好冷盤，無花果意大利火腿、撈汁鮮魷，那盤金沙龍眼，龍眼中放上綠豆沙，顯示出餐點的中西合璧。熱菜是幾樣地道上海幫菜：油爆河蝦、黑松露紅燒肉、桂花魚、蔥油拌麵，處處皆可見，但此處的絕對正宗，同坐的幾位老上海也讚不絕口。今年的大閘蟹在香港還未吃過，只有以日本產的充數，朋友早已想到，正牌洋澄湖大閘蟹，根本不用沾薑醋，蟹肉是微甜的，這麼講究的地方不備吃蟹工具，看來上海人豪氣，吃大閘蟹，腿和蟹鉗都是不吃的吧。包房的洗手間竟然有浴缸，原來，撤去大圓枱，就是能住宿的房間了，首席公寓嘛。

此山中 鄧達智

那麼快那些年

照片顯示不過五、六年前，杭州時裝節，筆者在市長大廈前展出設計作品，後來刊登在浙江省官方時尚旅遊刊物。內地發展神速，猛不留神，才幾年，又是一起大變身，尤其杭州這類優質重點城市。沒有離開時裝設計界，只是近年市場陰陽怪氣，樓價不斷攀上天價，貴舖租愈加愈高工資，創業難、守業更難，大家一窩蜂網購搶灘，不用說普通商場，就是上海南京西路、號稱中國內地數一數二的商場雖然店舖全租出，但逛街的人潮、實際購物人次大不如前，未免叫人心寒！反正入行已天長地久，工作永遠做不完，趁機給自己從公眾視線退下，創意成了生活習慣已非工作，休養生息一段時間之後再算。去了幾趟旅行，年初到過法國、西班牙走了一段「聖雅各聖徒之路」，總算名義上休息了兩年，事實其他雜事纏身，哪裡有全職休息？不做這也做那而已。最近幾位發展商邀請參與改善地區時尚形象，也有從服裝設計介入，桐油埋始終裝桐油，絕無近鄉情怯，簡直飛身

撲前，皆因設計創意的蟲蟲在嘍咬。出版社商量出版有關時裝書籍已久，遲遲未能將主題選好，談來談去差不多十年過去，在同一出版社的支線公司已出版了四本其它題材書籍，不禁苦笑，終於年中將主題收窄；從自己上世紀80年代回歸香港、時裝設計工作展開，數十年間自己並在香港、內地以至全世界，三條線平行探討三者的時裝人、事、物發展，無用深奧，以趣味貫通生活文化的傳承。那麼快，數十年過去，當時的少年已然熟爛，再不好好將見聞整理分享，時光荏苒，一切人、事、物瞬間即逝。



五、六年前，杭州時裝節，筆者在市長大廈前展出設計作品。作者提供

作業簿 林作

振興本土電影業

無論係由「型到震」的三哥苗僑偉主演嘅《使徒行者2》，定係有香港人好熟識嘅山雞……嘍鳳凰嘅《反黑》，都係近年香港少見高質素嘅電視劇。兩套劇集係係唔多時間同時結束，又無差唔多水準嘅劇集去承接，相信會令好多觀眾有種若有所失的感覺。嘍呢度向大家推薦一下Netflix（神劇大本營）最近播放嘅《Mindhunter》及《怪奇物語2》（Stranger Things 2），十分高質素，令我睇到欲罷不能。不過呢啲都唔係今日嘅重點。唔知大家有無留意，港產片或者劇集，稍為有口碑的通常都係警匪片。OK，可能仲有少少宮廷片或者大家族爭家產的，重點係，香港拿手拍嘅片種實在太狹窄。唔好講電影，單以劇集去計，甚至單講美國劇集，有講政治嘅神劇《House of Cards》，有關犯罪刺激嘅《Breaking Bad》，有關科技幻想世界嘅《Westworld》，有關反烏托邦嘅《Handmaid's Tale》，更唔好提神劇中的神劇屬於史詩式嘅《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基本上，美國嘅各種各樣嘅主題上都可以拍出絕佳的作品，香港絕對係相形見绌。The Question Is, Why? 《警察故事》、《新警察故事》、《寒戰》……呢類嘅警匪動作片都係香港獲得極好的票房，可以話已經變咗一個Comfort Zone。劇又好戲又好，只要跟返住條Form，來來去去都係臥底、槍戰，然後嘍香港光天化日之下又AK又C4咁咁日見唔到嘅場面，觀眾就會受落。如果拍一啲比較少見嘅題材，又驚觀眾唔受落無收視（乜乜高倫布，張保仔等等），結果劇集題材就逐漸變得單一化。作為一個觀眾，其實我最想見到係係一啲有新感覺嘅劇集。對上一套令我呢種感覺嘅港產劇集已經係《EU超時任務》，嗰種無限輪迴的以及蝴蝶效應的概念，令我諗起湯告魯斯（Tom Cruise）嘅《Edge of tomorrow》及艾斯頓頓傑查（Aston Kutcher）嘅《The Butterfly Effect》。而家特首話要搞創新，我希望影視界都好好搞下創新，嘗試下拍各種各樣嘅作品，唔好再故步自封留嚟自己嘅Comfort Zone，話唔定可以重新振興返傳統電視頻道以及本土電影業。

隨想錄 興國

蒼蠅

聽到蒼蠅這兩個字，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想起髒亂的環境和感到討厭。小時候看到有些店舖在門前吊起一根捕捉蒼蠅的黏帶，上面密密麻麻黏着大堆蒼蠅，就感到頭皮發麻，但漸漸也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如今這情景已經很難看到，甚至不留意的話，在街上也很少看到蒼蠅了。我家住在七樓，白天是看不到蒼蠅的，但晚上卻偶爾會有一隻蒼蠅，想受到窗簾燈光吸引飛了進來，怎麼也驅之不去，討厭極了，甚至連貓也想捕捉，在沙發和桌子上奔來跑去，更讓人擔心會把桌上東西弄翻，讓討厭又深一層。更慘的是，看不到那隻蒼蠅之後，睡覺的時候，卻在面前飛來飛去，擾人清夢之至。這麼討厭的蒼蠅，現代人絕對不會想到捉幾隻來玩玩吧？如果不是在周作人作詩、豐子愷插圖，鍾叔河變釋的《兒童雜事詩箋釋》（商

務印書館出版）裡，讀到周作人寫「蒼蠅」，我是真的不知道蒼蠅還可以捉來玩哩。詩是這樣的：「瓜皮滿地綠沉沉，桂樹中庭有午陰。躡足低頭忙奔走，捉來幾許活蒼蠅。」捉來做什麼？鍾叔河的箋釋說，這是周作人和魯迅兄弟兒時的一種樂趣。他引魯迅的文章說：「……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餵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看了箋釋才知道，原來周作人不但兒時曾玩蒼蠅，而且還可以說是個蒼蠅專家，因為書中引了周作人的《澤瀉集·蒼蠅》一文，說蒼蠅有三種，「只有金蒼蠅可用」。玩法有「蠅蠅玩物」、「嬉棍」等，「很是好看」。還說到捉一隻「年富力強」的，「用快剪將頭切下，牠的身子便仍舊飛去。」還引了古希臘的《蒼蠅頌》來證明，二千多年前，希臘的小孩已經有這樣的玩法了。玩蒼蠅，恐怕在現代都市的生活裡，已經不會有人想到了。

百家廊

雪櫻

秋天，聆聽大地的回響

一連幾個秋日的清晨，我早起讀華岸。讀華岸，是某種隱秘的召喚，當霧靄籠罩、河流污染、動物被虐、投驢餓虎、頻頻上演，我會想起華岸，合上書頁，心痛萬分；讀華岸，是公民道德的校正，當生態破壞、節律紊亂成為常態，我會想起華岸，字裡行間，金屬叩擊。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進華岸的內心世界，「通行證」上寫有謙卑與誠實。人往往要經歷頭破血流與精神坍塌後，才會反過頭來躬身求教自然，匍匐大地之上。華岸，自然之子，大地上尋找花朵的人，季節是他的嚮導，節氣是他的方向，泥土是他的兄弟，「能夠戰勝死亡的只有泥土。」田野，像太陽照看下的幼兒園，「陽光的變幻，像童年、少年、成年的自然生命履歷」，「喜鵲聚在一起的時候，很像一群古代仕女」，如果有與自然共時的視角，沒有與大地相同的心靈，很難擁有如此鮮活的比喻。而螞蟻營巢、雄蜂屍體、麻雀叫聲、彩色蜘蛛、鳥的啼轉等等，都成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處處流露的赤子情懷叫人感動，可是，很多人的感動是出自陌生與新奇的，而不是生命的共振，血緣性的親和與感應，悲哉。華岸的作品中，雪、鳥和兒童出鏡率最高。「雪也許是更大一樹的果實」，「每次遇到新雪，看這是一群初進校門的兒童」，「雪落在水裡的样子很美麗，就像落在沉默裡，深淵裡，魚口裡」；「不知名的小鳥，和孩童做出大人的舉止一樣好笑」，「胡蜂鬆開起飛的樣子，很像一群滿身泥土的鄉下兒童」，「如果黑頭山雀有一個辦公室，它辦公室後面的座右銘將會是保持安靜」，「新年第一天遇雪，我是得到神助的人……」因為天真，所以柔軟；因為柔軟，所以悲憫，他才會擁有與功利目光截然相反的顯微鏡，這是人文的顯微鏡，更是精神的支點：沒有比對人類的愛更富於藝術性的事業。華岸的優裕生活或者說精神遺產，照出另一些人的精神貧瘠。白樺林，美麗嘉蔭，海日蘇，他所行之處，都留下可愛的足跡，他與梭羅、與食指、與黑大春等的交往，其實都是歸與文學這條大河的回溯與交匯，「梭羅使我飯依了散文」，也為他的精神世界注入堅定目光，帶有宗教溫暖、哲思精神、道

德體溫，最終指向的是道德的校準：人皆可以為堯舜。他崇尚素食主義，他奉行克勤克儉，他重視自我克制，希冀「悔過和自我克制作為國家生活的準則」，他認為「非暴力主義是構成人類共同生活的全部學問的拱頂」，歸根結底，他的身份是藝術家，由自然饋養，大地庇護，他用文字構築精神的金字塔，在於告誡人們，征服者最終都將禍及自身。他沒有直言不諱地吐露，那不符合他的行事方式，「羞澀到怯懦的柔情」，他只能婉轉或間接地說，用土地道德為人類樹立一個提示牌，也許連提示牌也算不上，只是鄰家大叔的飯後談心，看似不經意，實則拳拳苦心。華岸不需要氾濫的讚美，華岸拒絕無厘頭的頌歌，華岸想看到的是，現代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詩意的棲居。有人說，在一個房價居高不下、樓居談何容易，有些人會感嘆，別談詩意了，能有個容身之處就很滿足。此時，回望華岸，回望的是一種生活態度，尋找一種精神基因，使我們從物慾之海跳出來，轉向內在的豐富，精神的充盈。「每天，無論我遇見了什麼，我都把他看做剛剛來到這個世界的人。我曾經想，在我之前，這個世界生活過無數的人，在我之後，這個世界還將有無數的人生活；那麼在人類綿延中，我為什麼就與我同時代的人這些人們相遇，並生活在一起了呢？我為我不用偶然來看這個問題，我把它視為一種親緣。」這段話被我抄錄下來，親緣是與大地血脈相連的體恤，親緣是垂下高傲頭顱的謙遜，親緣是與萬物生靈的同在，親緣是為他人的幸福禱告，檢視內心，找回親緣，就是看到螞蟻走過、麻雀覓食，別輕易打擾牠們。用米斯特拉爾的話說，「樹木和萬物都有自己的孩子正在睡覺，牠們則在躬身守護在孩子的上方。」後人評價華岸中，能與我引起共鳴的是周曉楓。她在《落日故人情》中記錄華岸的生活狀態：做飯戴白帽子，避免油煙，陽台設吸煙角，書房掛有蒙德里安風格畫作，客廳的相框是樺樹皮製作而成……「他的純潔裡有種讓人辛酸的成分。」華岸住院後，她前去探望，病床前的一段話，讓我振聳發聳：「我沒有清修自持的定力，所以要為自己的腐化尋找正義的理由。有錢，我就花天酒地

紙醉金迷；有權，我就魚肉鄉里欺男霸女——到晚年，我搖身一變，成為像你這樣的清教徒。這樣，我什麼都沒有錯過，而且往昔的經歷一點兒都沒有浪費，反倒成了贏得榮譽的資本。我要寫本沉痛的《墮落懺悔錄》，因為墮落才暢銷，因為懺悔而讓世人原諒並欽佩，我的榜樣力量將在死後繼續下去——這樣的一生才超值。」尖銳，懇切，到底是真心之言，華岸無法認同，卻是充滿善意的。「他讓自己像指南針一樣信仰堅定，也像乾淨的動物標本一樣告別腥膻……品德清涼的華岸啊，這是繁盛之夏，你卻帶來一種令我生寒的深秋預警。」周曉楓指出，「他是自己的戒尺，帶著不容修改的刻度和準則。為了維護正向的精神價值，他透支自己身體上能夠支付的成本。」這與他和馮秋子書信中的觀點如出一轍，他「習慣檢點自己、自責，對他人弱點、劣點敏感。」這必然會構成審美的局限，因為那惡也會孕育智慧，醜陋也能澎湃熱情，我們應對世界擁有更高的認知，用寬容的視角審視，看到被動的善良與隱藏惡中的能量與轉化。然而，近乎不近人情的嚴苛與節儉，屬於華岸的精神自律，追求生命的完整性，似乎這樣才有資格與自然平起平坐，甚至與人斷交也不會輕易動搖。我更傾向他文學世界的衝擊與洗禮：「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通過其作品有助於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與其說是他輸送的價值觀，毋寧說是大地的回響，來自靈魂深處抵達美的聖境。我很喜歡林賢治先生的一句話，「中國失去了一位懂得勞動和愛情的善良的公民。」「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能夠成為人類的增光者。」華岸的探索與實踐，可以說後無來者，很難產生如此熱烈而簡樸的靈魂。今天，像梭羅那樣重拾鋤頭，守在湖邊，建屋造房，像華岸那樣測量觀察，記錄自然，像漢姆生那樣走進荒野，獨自耕種，已經太過遲了。眼前所能做的是，重塑敬畏，培養謙卑，像孩童那樣，聆聽大地的律動，共享細微的美好，呵護那殘留不多的生態原貌，以清醒的頭腦直面前方的未知與黑暗，在痛苦掙扎中加深信仰的足跡。

古今談 范舉

黃金礦藏應該在哪裡找？

全球數十家天文機構在10月16日同步舉行記者會，宣佈人類第一次探測到來自兩顆中子星相撞產生的重力波，並同時「看到」這一個宇宙事件發出的電磁波對應體。這次重力波光學對應體的發現，等於再度證明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重力波是以光速傳播」的理論，絕對正確。專家還證實了兩顆中子星併合事件是宇宙中大部分超重元素（金、銀、鈾）的起源。這對人類怎樣找尋珍貴的礦產，將會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舊的理論說，金、銀、鈾都藏在地殼的最深處，找尋到古大陸板塊互相碰撞，深層的岩漿噴流出了地表的地質結構，所以就可以找尋到金、銀、銅、鈾。從阿富汗、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到新疆，都是古老地塊衝出地面的地質結構，應該可以找到更多的金、銀、銅、鈾礦藏。這種說法，僅僅對了一半。原來地球的核心，也就是岩漿最深的地方，並沒有金、銀、銅、鈾。地殼最核心的地方，主要是鐵元素。金元素排在第79位，相對原子質量是197，所以金元素的核外電子數是很多的，導致金原子質量很大，同時金子的密度大於4.5克每立方厘米，巨大的密度注定金子是重金屬。這些重元素可能形成於微型黑洞引起中子星內部爆炸的過程中。美國、英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聯合發射的一顆國際紫外線探測衛星，結果發現了一個黃金星球，其原理是觀察星球的短波紫外輻射，許多重金屬的光譜線是落在短波紫外輻射波段內的，所以能拍到黃金星球上面的主要金屬含量。這顆黃

金星球大小約為太陽的三倍，黃金星球的內部由錳構成，表面是黃金，含金量最少也在1,000億噸以上，預估至少為地球上黃金總量的數百萬倍。研究發現，要把氫原子聚變成金原子，那就需要巨大的能量，基本只有在超新星爆發時候的能量才能把大量的輕元素合併成質量較大的金元素。而地球內部並沒有那麼大的能量，把氫原子聚變成黃金。宇宙中存量最大的三種元素：就是最輕的氫、氦和鋰，誕生於宇宙最初階段——大爆炸之後的瞬間。「核合成（nucleosynthesis）」通常被認為是在極端高溫高壓條件下發生的，中子的撞擊起了重大作用。在恒星內部或者超新星爆炸死亡過程之中，中子高速射出，產生了這些重金屬。超新星、中子星的大爆炸，噴射出巨大的氣團形成了小行星，這些小行星衝擊地球的表面，並且進入較深的位置，然後又由地殼下面的熔岩攜帶向上湧，帶到淺層地帶。所以，要找尋金、銀、銅、鈾，應該找尋巨型的小行星或者隕石撞向地面或者海洋所造成的深坑地帶。



兩顆中子星相撞產生的重力波和光。新華社

演藝 小蝶

首爾追星

我的堂姊長居加拿大，卻迷上韓國，是一名超級「韓迷」。她追韓劇，愛穿韓國時裝，喜歡韓國食物。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她竟然跑去學韓語。可惜要應付太多功課，令她壓力太大，健康一度受損。不過，這都沒有影響她對韓國的迷戀。最近，她約我到首爾跑了一圈。我從不看韓劇，最有名的韓國明星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會認得。加上我多年前曾到過首爾，對首爾的印象非常不佳。這次難得有人肯做領隊，更「韓國旅遊大使」上身，說要改變我對韓國的印象，我當然樂於赴約。於是我們分別從加拿大和香港飛到首爾，首次「姊兒倆」一起度一個假期。我一直知道堂姊是韓國女星孔孝真的忠實擁護，卻沒想到她竟然會追星追到首爾。原來我們在首爾的時候，韓國剛巧舉行大鐘獎，即韓國的奧斯卡獎。據說孔孝真在電影《Missing: 消失的女人》中有很優秀的表現，賽前更是影

后的熱門人選。因此，堂姊便打算到舉行頒獎禮的劇院外邊等候偶像出現，希望可以一睹真人。她說她家教甚嚴，年少時不敢追星；現在人已長大，可以無拘無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決定做一名小粉絲。就是這樣，我們二人便跑到劇院門外去做一些在香港從來不會做的事情。我們到時時，已經有一些候選人陸續地從紅地毯上走進會場。紅地毯鋪在數十級梯級之上，兩旁站滿了看熱鬧的人。最接近行人路的那條馬路封閉了，留給一部部接載候選人的黑色汽車停泊在紅地毯的起點。每次汽車門打開，便會有一名明星從車上走出來，兩旁觀眾立時報以歡呼聲。可惜我完全不懂得他們是誰。即使堂姊是影迷，也說不出他們的名字。我們到場後，很湊巧的，看到的女明星全都穿上白色緊身長裙，留一把長髮，加上人人的五官都非常近似，實在令人難以辨認。眾星上到梯級盡頭，便要接受司儀訪問。我在梯級上跑上跑下，感覺不同位置的氣氛。身

旁常常有一兩名年長男子在叫「ticket ticket」，我猜想他們應該是「黃牛黨」。我看著女明星們走梯級時，是有點吃力 and 狼狽的。她們都腳穿四吋高跟鞋，搖曳的晚裝下襪是好看，可惜卻不鮮艷倒她們，要人替她們拉着裙襖。加上她們要走數十級樓梯，還要挺胸收腹，又必須邊行邊向兩邊攝影師和影迷打招呼，難度直可跟玩雜耍媲美。我看到有兩位年紀較大的長者演員在梯階拾級而上時，確是顯得吃力。當所有明星們都進場後，兩旁觀眾一哄而散。哎呀，還是沒有見到孔孝真哩！難道是我們來得遲了，她已經早就進場？我連忙抓着一名正在收拾的工作人員查詢，原來孔孝真根本就沒有出席。據說大會曾經表示只會頒發獎項給出席典禮的明星，孔孝真向來有性格，可能不喜歡接受這些規條，所以即使明知自己是大熱門也不出席，連影后頭銜也不稀罕，果真有真性情。不過，卻令遠道而來的堂姊失望而回了。